隋書/卷5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長孫覽 ◄

隋書
卷五十二
列傳第十七　韓擒虎 賀若弼

► 達奚長儒 賀婁子幹 史萬歲 劉方

韓擒虎

韓擒虎，字子通，河南東垣人也，後家新安。父雄，以武烈知名，仕周，官至大將軍、洛虞等八州刺史。擒虎少慷慨，以膽略見稱，容貌魁岸，有雄傑之表。性又好書，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。周太祖見而異之，令與諸子遊集。後以軍功，拜都督、新安太守，稍遷儀同三司，襲爵新義郡公。武帝伐齊，齊將獨孤永業守金墉城，擒虎說下之。進平范陽，加上儀同，拜永州刺史。陳人逼光州，擒虎以行軍總管擊破之。又從宇文忻平合州。高祖作相，遷和州刺史。陳將甄慶、任蠻奴、蕭摩訶等共為聲援，頻寇江北，前後入界。擒虎屢挫其鋒，陳人奪氣。

開皇初，高祖潛有吞併江南之志，以擒虎有文武才用，夙著聲名，於是拜為廬州總管，委以平陳之任，甚為敵人所憚。及大舉伐陳，以擒虎為先鋒。擒虎率五百人宵濟，襲採石，守者皆醉，擒虎遂取之。進攻姑熟，半日而拔，次於新林。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，來謁軍門，晝夜不絕。陳人大駭，其將樊巡、魯世真、田瑞等相繼降之。晉王廣上狀，高祖聞而大悅，宴賜群臣。晉王遣行軍總管杜彥與擒虎合軍，步騎二萬，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，聞擒虎將至，眾懼而潰。任蠻奴為賀若弼所敗，棄軍降於擒虎。擒虎以精騎五百，直入硃雀門。陳人欲戰，蠻奴捻之曰：「老夫尚降，諸君何事！」眾皆散走。遂平金陵，執陳主叔寶。時賀若弼亦有功。乃下詔于晉王曰：「此二公者，深謀大略，東南逋寇，朕本委之，靜地恤民，悉如朕意。九州不一，已數百年，以名臣之功，成太

平之業，天下盛事，何用過此！聞以欣然，實深慶快。平定江表，二人之力也。」賜物萬段。又下優詔於擒虎、弼曰：「申國威于萬里，宣朝化於一隅，使東南之民俱出湯火，數百年寇旬日廓清，專是公之功也。高名塞于宇宙，盛業光於天壤，逖聽前古，罕聞其匹。班師凱入，誠知非遠，相思之甚，寸陰若歲。」及至京，弼與擒虎爭功於上前，弼曰：「臣在蔣山死戰，破其銳卒，擒其驍將，震揚威武，遂平陳國。韓擒虎略不交陣，豈臣之比！」擒虎曰：「本奉明旨，令臣與弼同時合勢，以取偽都。弼乃敢先期，逢賊遂戰，致令將士傷死甚多。臣以輕騎五百，兵不血刃，直取金陵，降任蠻奴，執陳叔寶，據其府庫，傾其巢穴。弼至夕，方扣北掖門，臣啟關而納之。斯乃救罪不暇，安得與臣相比！」上曰：「二將俱合上勳。」於是進位上柱國，賜物八千段。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，淫汙陳宮，坐此不加爵邑。

先是，江東有謠歌曰：「黃斑青驄馬，發自壽陽涘。來時冬氣末，去日春風始。」皆不知所謂。擒虎本名豹，平陳之際，又乘青驄馬，往反時節與歌相應，至是方悟。其後突厥來朝，上謂之曰：「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？」對曰：「聞之。」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虎前，曰：「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。」擒虎厲然顧之，突厥惶恐，不敢仰視，其有威容如此。別封壽光縣公，食邑千戶。以行軍總管屯金城，禦備胡寇，即拜涼州總管。俄征還京，上宴之內殿，恩禮殊厚。無何，其鄰母見擒虎門下儀衛甚盛，有同王者，母異而問之。其中人曰：「我來迎王。」忽然不見。又有人疾篤，忽驚走至擒虎家曰：「我欲謁王。」左右問曰：「何王也？」答曰：「閻羅王。」擒虎子弟欲撻之，擒虎止之曰：「生為上柱國，死作閻羅王，斯亦足矣。」因寢疾，數日竟卒，時年五十五。子世謂嗣。

世謂倜儻驍捷，有父風。楊玄感之作亂也，引世謂為將，每戰先登。及玄感敗，為吏所拘。時帝在高陽，送詣行所。世謂曰令守者市酒殽以酣暢，揚言曰：「吾死在朝夕，不醉何為！」漸以酒進守者，守者狎之，遂飲令致醉。世謂因得逃奔山賊，不知所終。

弟 僧壽、洪

僧壽字玄慶，擒虎母弟也，亦以勇烈知名。周武帝時，為侍伯中旅下大夫。高祖得政，從韋孝寬平尉迴，每戰有功，授大將軍，封昌樂公，邑千戶。開皇初，拜安州刺史。時擒虎為廬州總管，朝廷不欲同在淮南，轉為熊州刺史。後轉蔚州刺史，進爵廣陵郡公。尋以行軍總管擊突厥于雞頭山，破之。後坐事免。數歲，複拜蔚州刺史。突厥甚憚之。十七年，屯蘭州以備胡。明年，遼東之役，領行軍總管，還，檢校靈州總管事。從楊素擊突厥，破之，進位上柱國，改封江都郡公。煬帝即位，又改封新蔡郡公。自是之後，

不復任用。大業五年，從幸太原。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，能清歌，朝臣多相會觀之，僧壽亦豫焉，坐是除名。尋令復位。八年，卒于京師，時年六十五。有子孝基。

洪字叔明，擒虎季弟也。少驍勇，善射，膂力過人。仕周侍伯上士，後以軍功拜大都督。高祖為丞相，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，加上開府，甘棠縣侯，邑八百戶。高祖受禪，進爵為公。尋授驃騎將軍。開皇九年，平陳之役，授行軍總管。及陳平，晉王廣大獵于蔣山，有猛獸在圍中，眾皆懼。洪馳馬射之，應弦而倒。陳氏諸將，列觀於側，莫不歎伏焉。王大喜，賜縑百匹。尋以功加柱國，拜蔣州刺史。數歲，轉廉州刺史。時突厥屢為邊患，朝廷以洪驍勇，檢校朔州總管事。尋拜代州總管。仁壽元年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，洪率蔚州刺史劉隆、大將軍李藥王拒之。遇虜于恆安，眾寡不敵，洪四面搏戰，身被重創，將士沮氣。虜悉眾圍之，矢下如雨。洪偽與虜和，圍少解。洪率所領潰圍而出，死者大半，殺虜亦倍。洪及藥王除名為民，隆竟坐死。煬帝北巡，至恆安，見白骨被野，以問侍臣。侍臣曰：「往者韓洪與虜戰處也。」帝憫然傷之，收葬骸骨，命五郡沙門為設佛供，拜洪隴西太守。未幾，硃崖民王萬昌作亂，詔洪擊平之。以功加位金紫光祿大夫，領郡如故。俄而萬昌弟仲通複叛，又詔洪討平之。師未旋，遇疾而卒，時年六十三。

賀若弼

賀若弼，字輔伯，河南洛陽人也。父敦，以武烈知名，仕周為金州總管，宇文護忌而害之。臨刑，呼弼謂之曰：「吾必欲平江南，然此心不果，汝當成吾志。且吾以舌死，汝不可不思。」因引錐刺弼舌出血，誡以慎口。弼少慷慨有大志，驍勇便弓馬，解屬文，博涉書記，有重名於當世。周齊王憲聞而敬之，引為記室。未幾，封當亭縣公，遷小內史。周武帝時，上柱國烏丸軌言於帝曰：「太子非帝王器，臣亦嘗與賀若弼論之。」帝呼弼問之，弼知太子不可動搖，恐禍及己，詭對曰：「皇太子德業日新，未睹其闕。」帝默然。弼既退，軌讓其背己，弼曰：「君不密則失臣，臣不密則失身，所以不敢輕議也。」及宣帝嗣位，軌竟見誅，弼乃獲免。尋與韋孝寬伐陳，攻拔數十城，弼計居多。拜壽州刺史，改封襄邑縣公。高祖為丞相，尉迥作亂鄴城，恐弼為變，遣長孫平馳驛代之。

高祖受禪，陰有並江南之志，訪可任者。高熲曰：「朝臣之內，文武才幹，無若賀若弼者。」高祖曰：「公得之矣。」於是拜弼為吳州總管，委以平陳之事，弼忻然以為己任。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。弼遺雄詩曰：「交河驃騎幕，合浦伏波營，勿使騏驎上，無我二人名。」

獻取陳十策，上稱善，賜以寶刀。開皇九年，大舉伐陳，以弼為行軍總管。將渡江，酹酒而咒曰：「弼親承廟略，遠振國威，伐罪吊民，除凶翦暴，上天長江，鑒其若此。如便福善禍淫，大軍利涉；如事有乖違，得葬江魚腹中，死且不恨。」先是，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，必集曆陽。於是大列旗幟，營幕被野。陳人以為大兵至，悉發國中士馬。既知防人交代，其眾複散。後以為常，不復設備。及此，弼以大軍濟江，陳人弗之覺也。襲陳南徐州，拔之，執其刺史黃恪。軍令嚴肅，秋毫不犯。有軍士于民間沽酒者，弼立斬之。進屯蔣山之白土岡，陳將魯達、周智安、任蠻奴、田瑞、樊毅、孔范、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。田瑞先犯弼軍，弼擊走之。魯達等相繼遞進，弼軍屢卻。弼揣知其驕，士卒且惰，於是督厲將士，殊死戰，遂大破之。麾下開府員明擒摩訶至，弼命左右牽斬之。摩訶顏色自若，弼釋而禮之。從北掖門而入。時韓擒虎已執陳叔寶，弼至，呼叔寶視之。叔寶惶懼流汗，股慄再拜。弼謂之曰：「小國之君，當大國卿，拜，禮也。入朝不失作歸命侯，無勞恐懼。」既而弼恚恨不獲叔寶，功在韓擒虎之後，於是與擒虎相詢，挺刃而出。上聞弼有功，大悅，下詔褒揚，語在《韓擒虎傳》。晉王以弼先期決戰，違軍命，於是以弼屬吏。上驛召之，及見，迎勞曰：」克定三吳，公之功也。「命登禦坐，賜物八千段，加位上柱國，進爵宋國公，真食襄邑三千戶，加以寶劍、寶帶、金甕、金盤各一，並雉尾扇、曲蓋，雜彩二千段，女樂二部，又賜陳叔寶妹為妾。拜右領軍大將軍，尋轉右武候大將軍。

弼時貴盛，位望隆重，其兄隆為武都郡公，弟東為萬榮郡公，並刺史、列將。弼家珍玩不可勝計，婢妾曳綺羅者數百，時人榮之。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，每以宰相自許。既而楊素為右僕射，弼仍為將軍，甚不平，形於言色，由是免官，弼怨望愈甚。後數年，下弼獄，上謂之曰：「我以高熲、楊素為宰相，汝每倡言，雲此二人惟堪啖飯耳，是何意也？」弼曰：「熲，臣之故人，素，臣之舅子，臣並知其為人，誠有此語。」公卿奏弼怨望，罪當死。上惜其功，於是除名為民。歲餘，複其爵位。上亦忌之，不復任使，然每宴賜，遇之甚厚。開皇十九年，上幸仁壽宮，宴王公，詔弼為五言詩，詞意憤怨，帝覽而容之。嘗遇突厥入朝，上賜之射，突厥一發中的。上曰：「非賀若弼無能當此。」於是命弼。弼再拜祝曰：「臣若赤誠奉國者，當一發破的。如其不然，發不中也。」既射，一發而中。上大悅，顧謂突厥曰：「此人天賜我也！」

煬帝之在東宮，嘗謂弼曰：「楊素、韓擒虎、史萬歲三人，俱稱良將，優劣如何？」弼曰：「楊素是猛將，非謀將；韓擒虎是鬥將，非領將；史萬歲是騎將，非大將。」太子曰：「然則大將誰也？」弼拜曰：「唯殿下所擇。」弼意自許為大將。及煬帝嗣位，尤

被疏忌。大業三年，從駕北巡，至榆林。帝時為大帳，其下可坐數千人，召突厥啟民可汗饗之。弼以為大侈，與高熲、宇文弼等私議得失，為人所奏，竟坐誅，時年六十四。妻子為官奴婢，群從徙邊。

子懷亮，慷慨有父風，以柱國世子拜儀同三司。坐弼為奴，俄亦誅死。

【論】

史臣曰：夫天地未泰，聖哲啟其機；疆埸尚梗，爪牙宣其力。周之方、邵，漢室韓、彭，代有其人，非一時也。自晉衰微，中原幅裂，區宇分隔，將三百年。陳氏憑長江之地險，恃金陵之餘氣，以為天限南北，人莫能窺。高祖爰應千齡，將一函夏。賀若弼慷慨，申必取之長策，韓擒虎奮發，賈餘勇以爭先，勢甚疾雷，鋒逾駭電。隋氏自此一戎，威加四海。稽諸天道，或時有廢興，考之人謀，實二臣之力。其俶儻英略，賀若居多，武毅威雄，韓擒虎稱重。方于晉之王、杜，勳庸綽有餘地。然賀若功成名立，矜伐不已，竟顛殞於非命，亦不密以失身。若念父臨終之言，必不及於斯禍矣。韓擒虎累世將家，威聲動俗，敵國既破，名遂身全，幸也。廣陵、甘棠，鹹有武藝，驍雄膽略，並為當時所推，赳赳干城，難兄難弟矣。